

厦门知青文库

XIAMEN ZHIQING WENXUE

文库主编：谢春池

本卷主编：陈亮
赖国强

留守闽西的 厦门知青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厦门知青文库

留守闽西的 厦门知青

文库主编 谢春池
本卷主编 陈亮
赖国强

翻印必究



版权所有

厦 门 知 青 文 库

主 编 谢春池

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

主 编 陈 亮 赖国强

出 版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印 张	
插 页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962-450-389-0/D.517735
定 价	30.00 元

总 序

谢春池

在共和国的史册里,2009年当会彪炳千秋,而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知青则最深度也最交集着社会与人生的万千感慨。其极为复杂的心态,在我看来,即使能够不设任何禁忌地让我们放开来言说,自身也不可能呈现一种大自由的状态。

从事知青文化以及知青文学活动已十五六年,有许多深切感受,其中之一即:我们是我们的束缚,我们使我们难以自由。《厦门知青文库》六卷文集的文本,就能见证我的这个判断。也正因为深知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在策划并主编这套文库时,一直企望能以更多知青生命力的勃发来扩张一代人的呼吸以及话语,倘若进入本文库的作者的每一颗心能有一次真实的颤抖,甚至略有一些省悟,我以为这套文库的问世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厦门知青文化这十多年来风起云涌,被誉为“东南一枝独秀”按外界的说法是动静弄得很大。我深知:“风”与“云”都是瞬间的过眼之物,不过,这些“风云”在拂过的那一瞬间,带给知青兄弟姐妹几许自我的欢乐,几许愉悦的记忆,就让我十分欣慰。当然,我并不满足,我总想厦门知青应该给中国知青史、给厦门文化史以及厦门文学史,并给我们的群体史与个人史,也留下一些有价值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

2009年对于1969年赴闽西插队的厦门知青而言,是一生中注定又一个难逢的好机会。在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惟有以更丰富的文化活动、更丰盈的文化姿态、更丰硕的文化成果、更丰厚的文化底蕴,来进行纪念与缅怀,才最有意义也最意味。于是,我们倾全力举办第二届知青文化年,比起第一届知青文化年(2004年),规模更大,活动更多,层面更广,在知青图书出版方面更是空前的;敢说在全国知青里,也是空前的。上半年,我们推出知青文学沙龙《凤凰花文丛》(14卷),下半年,我们再推出《厦门知青文库》(6卷),外界惊呼“不可想象!”

《厦门知青文库》由《厦门知青小说选》、《厦门知青诗歌选》、《厦门知青散文选》、《厦门知青文集》、《厦门知青人生纪实》、《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六卷构成。这是我们献给插队闽西40周年亦即上山下乡40周年的一份厚礼,更是我们为中国知青文化和厦门文化及厦门文学作出的一份贡献。

文库的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一定最引人注目。就全国而言,知青诗歌选有过,知青小说选与散文选尚未有过;“三选”一并推出,绝对没有过。说这是开中国知青文学之先河不过分。

“三选”乃厦门知青文学之集大成,乃厦门知青文化之精品汇。我很庆幸,厦门知青出了舒婷,没有她,厦门知青文学就没有现今的高度与地位,也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而厦门知青作家群也进不了中国知青文学史,倘有幸进入,也没什么分量。舒婷的意义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尚未真正认识;有的是离得较近,有的是离得太远,更多的是缺乏一种了解,还有的是观念的差异,少数者则为偏见。对此,我有一点点遗憾,却也觉得正常,人与文化的生态之多样化,才体现了其丰富性。不过,不必引舒婷那几首写这一代人的经典诗歌,仅摘录她《生活·书籍与诗》的一句话,就足见她与我们的心的相通: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我拿起了笔。

“三选”的质量如何,我不在这里作更多的评价,但有一句话我还得说:即使放在福建文坛,“三选”与本省任何文学选本比,都绝不逊色。它将以文本证明自己。

2001年,我们推出《告诉后代》这部20世纪中国知青的最后一部大书,至今这部书仍有影响力,是我所未料到的。此次我们推出另一部“告诉后代”式的大书《厦门知青文集》,突破了《告诉后代》的框架,其特点是它不再拘泥于知青题材,而是题材不限,只要是知青写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入集。也因此,我们的这部文集,不仅已有别于我们从前推出的数本文集,更有别于当下中国知青所编撰的文集。

知青话题必须谈论下去,直到这一代人老去,但我们的话题不能局限于知青话题,倘若这样,也就太狭隘了,这不是知青的襟怀。于是,变知青题材文集为知青文集是我们这部大书的目的。只有囊括人类和社会、自我与他人,乃至一切生命的话题,才会推进知青文化与知青文学达到更高的境界。

许多年前就想编一部厦门知青个体人生纪实的书,经过几年的积累和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如愿。从插队岁月当代生活,我从来都认为所谓的成功者与一事无成者,所谓的名人、高官、大款或大腕与普通知青,本质并无两样。翻一翻档案:“知青”这一身份无法变更;回眸人生,上山下乡、留城或参军,都属于一代人的人生历程。我们所关注的是“人生”,各种各样的人生都有抒写的价值,即使一些印象,也可一记。依此观念,厦门知青人生的多样化就在这部书里展现出来了,所谓的大人物我们不会嫉妒而拒之,更不会谄媚而捧之;大众里的小人物,我们不但不会鄙之,反而在本书里为他们让出一席又一席的位子。平民化原就是厦门知青文化的重要特点,惟此,十多年的文化活动,才兴盛不衰。

至于《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这样的文集,恐怕在全国知青群体中也罕见,此类文章不少,但插队之地的留守知青与返城的知青

联袂编撰这样的文集,我真希望还有第二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厦门知青群体的知青概念问题。我们以代际为准则,把我们这个群体界定为三个小群体:一,老三届知青,即1969年插队、留城、参军的知青;二,老知青,即“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含社会青年);三,新知青,即老三届之后的所有70年代插队、留城、参军的知青。另者,不在此三个小群体范畴的知青,我们皆称之为“厦门知青”。这部文库,我们大体按照这样的界定来编排。必须提及的是来厦工作生活的成千上万的外地知青,在我看来,他们也是厦门知青群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按照上述界定给其分类。十多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成为厦门知青文化的积极打造者,有的还是中坚力量。有容乃大,让厦门知青群体成了一片大海。何谓“天下知青一家人”?读一读我们厦门知青推出的各种文集,你就会有更深层理解。

《厦门知青文库》经过一两年的组稿编辑,终于要出版,它是我们厦门知青40年岁月的结晶之一,我们为之欣慰!是否传世,是其自身的命运使然,而只要知青们喜欢,若再让社会各界读者喜欢,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9年11月28日中午

于见山居

目 录

MU LU

[1] 总 序 谢春池

第一辑:寻找最后的知青

[3] 寻找最后的知青 谢春池

[14] 还是以孩提时代的同学称谓 吕文庆

[16] 留在闽西的厦门知青,你们好吗(电视专题片) 陈秀芹

[24] 寻访留在永定的厦门知青 谢小健/许永澜/廖文茂

[29] 留守武平的厦门女知青 林 坚

[36] 1992 年,随谢春池寻访郭安阶 刘少雄

[40] 我和我的知青兄弟姐妹 岳允富

[47] 他乡·故乡 罗 琳

[49] 都市来的“七仙女” 何永先

第二辑：割舍不断的情脉

- [57] “十大”女代表林瑞蓉 洪淑英
- [61] 方国呈：北京 2008 年奥运火炬手 柯凌伟
- [63] 陈胜利：挖掘人生富矿 兰 文
- [65] 陈亮：扼住命运的咽喉 罗 琳
- [68] 烟草行业的传奇女人林幼美 曾昭寿/张一鸿
- [73] 园主李锦凤 谢汝南
- [77] 周聪贤：难道仅仅是机遇 曾昭寿
- [80] 那割舍不断情脉的伍玉卿 魏 文
- [83] 施天化：不再是孤鸟，也不再担惊受怕 陈卫星/魏 文
- [85] 知青兄长蔡长发 葛文云
- [89] 岳允富，还原生命底色的男人 蔡锦雄
- [94] 周宝华：悲喜交加三十九年 王发祥
- [98] 红土地上的“音乐祖师爷”赖国强 罗 琳
- [101] 辗转乡村的体育教师陈立民 兰 文
- [104] 曾良才：重返堂堡当“孩子王” 沈耀炳
- [108] 杨时云：无悔的选择 游 萍
- [112] 知青文化人李世俊 朱春华
- [114] 步云有个厦门女知青叫阿宝 张经忠
- [120] 又见阿宝 李素月
- [123] 林秋玉，永远是婆婆的女儿 兰 文
- [126] 林建辉，一个值得尊重的老知青 郭明视

第三辑：留守闽西的讲述

- [133]我的人生该怎样形容 林瑞蓉(口述)/何雪昌/廖勇飞(撰文)
- [138]红炭山,我生命的山 陈胜利
- [141]一个老三届知青的回忆 陈 亮
- [144]用整个生命报答闽西 赖国强
- [147]知青娃·教书匠·兰花迷 李锦凤
- [149]我在武平汉剧团当演员 李世俊
- [152]那条悠长的山路哟…… 王宝琴(口述)/蓝鹭安(整理)
- [155]山沟里那一面面小国旗 吴金凤
- [157]农忙小景 林国雄
- [159]当了一回“小偷” 葛文云
- [164]自己过年 黄百川
- [166]采购遇险记 葛文云
- [170]我的婚姻、家庭生活 陈 亮
- [175]婆婆即母亲 林秋玉
- [178]爱是一种真情 林清辉
- [180]寄语天堂的老尤 伍玉卿

第四辑：文学与非文学记录

- [185]干 活(散文) 陈 航
- [194]打工生涯(散文) 岳允富
- [202]感悟篇(散文) 杨时云
- [205]知青趣闻五则(随笔) 施天化
- [209]祝福知青一代人(诗歌) 岳允富

- [212] 农村生活诗抄(诗歌) 杨时云
- [216] 闽西厦门知青的一次盛会 闽西夏青
- [218] 乡情交融,携手并进 秋 玉
- [220] 厦门知青闽西考察随行记(通讯) 施天化
- [222] 第一次随团赴闽西慰问记 李素月
- [226] 相伴夕阳红 岳允富
- [229] 岁末冬寒沐春风 伍玉卿
- [231] 情系永定(通讯) 柯凌伟
- [234] 他们从香港重返第二故乡(通讯) 柯凌伟
- [237] 参观永定知青纪念馆记(通讯) 陈 亮
- [239] 为长眠武平的厦门知青扫墓(通讯) 李世俊

附 录

- [243] 在厦门市委、市政府慰问闽西厦门知青座谈会上的汇报 陈 亮
- [250] 闽西厦门知青联谊会大事记
- [258] 闽西厦门知青联谊会会员名单
- [263] 闽西厦门知青联谊会三届理事会名单

- [265] 后 记 谢春池

第一辑：

寻找最后的知青



寻找最后的知青

——写给留在闽西的 200 多名厦门知青

谢春池

1995 年 3 月,冒着霏霏春雨,我再一次踏上那一块红土地,再一次去寻找当年插队迄今还留在那里的厦门知青。这一批最后的知青,约莫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之间。上杭约 50 多人,武平约 30 多人,永定约 50 多人,龙岩市约一百多人。到闽西插队的厦门知青二万多人,二百多人未返故乡,占百分之一。这一批厦门知青在异乡 20 多年,如今,他们在闽西崇山峻岭里的哪一个角落安置了自己?他们小的已跨不惑之年,大的已过天命之年,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中年的人生?他们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他们似乎被遗忘了,然而,他们又确实不该被遗忘。厦门,我们共同的母亲,是该关注一下这一批最后的知青儿女。

吕文庆:算啦,让人忘了吧

这次,3 月 15 日到上杭找到的第一个厦门知青是我孩提伙伴,小学同学吕文庆。转眼间,与他也有 20 年没见面。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厂里,由于变化不大,还是一眼即认出他来。他插队在上杭的太拔,上调到坐落在古田西山下的上杭化肥厂,这两年才调到城边的上杭香料厂,做的是财务。他太太在相距不远的上杭装饰厂工作。两个厂都不景气,他太太所在的工厂已停产好一段日子,

只领几十元生活费,文庆每月也只有二百多元工资,又得供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读书,日子紧巴。我走进他简陋的家,这是一个二层的仓库,二楼的一间,就是他们全家三口人的生活起居之处。文庆看来很乐观,他说:“你以后来,就可以到我新房了。”“新房离这儿不远,几百米。”“自己盖的。”“钱?我两公婆工作了20多年,所有的积攒都投在那一座房子了。”“1989年先盖一层,去年再盖一层,物价上涨,去年的花费翻两倍。”文庆的每一句话都没什么情绪色彩,我却感受到其中的一份艰辛。“怎么不想调回厦门?一没有门路,二没资金。”我说:“看来你得做一辈子上杭人。”文庆默然,未答。良久,说了一句:“就看孩子。”他平淡的语调里,包含着对儿子的莫大期望。这是所有的知青,所有的老三届的共同的心境: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过去了,希望在下一代。下一代应该比我们生活得好一些,下一代应该比我们有出息有作为。

去年双十中学75周年校庆,老三届从海内外汇聚母校。文庆是双十中学毕业的,我问他回了母校没有,他答没回,还补了一句:回去干吗?我不以为然,觉得这未免孤僻和自贬自卑,遂而晓之于“不管他贫富贵贱的老三届才是真正老三届”之理。他说,同学们倒没把他忘了,校庆那天,杨澄清给他寄了他们班的名单录及请柬的复印件。因不知道他现在地址,此信寄往上杭化肥厂,一番辗转,才捎到文庆手中。文庆将那信封和信封里的函件找出给我看。信封背面写着:

邮递员同志:

此信是厦门双十中学同学会在寻找一位失落廿五年的厦门知青——我们的同学,该同学原下乡于太拔公社,大约在1971年招工上杭化肥厂,又不知现在还在该厂(否),若已调走,请代为追踪寻觅是荷?专此谢谢!

一位原上杭步云知青

写于双十校庆 75 周年

名单录里附着一封短信：

文庆同学：你好！

昨日双十中学老三届同学会成立，廿五年前的同学们又欢聚一堂，大伙无比亲切，热情洋溢不可言，憾你远在他乡，音讯全无！如能接到此信，请速回信联系，如有时间，最好能将近况顺告，我们都翘首为盼您的音讯。

因您不知能否收到此信，故余均略，待接到您回信后，再叙。暂此。

致

礼

您的同学加朋友：杨澄清

1994 年 10 月 10 日

我一字一句地读下来，平实无华，一种最本真的情感把我打动。我问：回信啦？答曰：没。再问：为何？再答：让人忘了吧，如此落泊，算了。文庆答得依然平淡。

我心里自问：能忘吗？

郭安阶：知足者常乐

老三届这一代人的优点中的一条，就是责任感强，无论对于社会或家庭。

很多人回不了厦门，是因为没有门路或背景。郭安阶没回厦门，则因了责任感。此次在上杭，本想再访郭安阶，无奈时间紧迫。一位朋友告诉我，郭安阶依然如故，还在才溪镇供销社当主任。我不由得想起 1992 年冬，在才溪见到他的情景。

郭安阶也是双十中学学生,其双胞胎兄弟郭安庭是厦门四中
学生,与我上下届同学,故而,两兄弟插队与我同一个公社:上杭湖
洋。与郭安阶十多年未见,见到饱经沧桑的稍黑的脸和满头灰发,
才倍觉岁月不饶人。

插队一年多,郭安阶被调到才溪供销社,这么早就上调似是一
种幸运,郭安阶的感觉则是:进了供销社,什么雄心壮志也没有了。
他被分配在四坊的农副产品收购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独自一个
困守在偏远小山村,其生活的单调、枯燥、寂寞所带来的苦闷、焦躁
和彷徨可想而知。最令他难以适应的是这里的饮食口味,别说其
它菜肴,就是白斩鸡、白斩鸭、白斩兔这些客家上等菜也无法改变
他那与生俱来的喜欢海鲜的味觉。然而,1976年与他结婚的妻
子,则无论如何也不喜欢海鲜。每次回到厦门,面对满桌海鲜,郭
安阶食欲大增,妻子则索然无味。再则,妻子对城市的生活怎么也不
习惯,他只好顺从。

当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有人曾劝郭安阶离婚,他摇摇头。
说:人要有良心。他不仅要对妻子负责,还得对两个出生不久的女
儿负责。即使后来的许多年,郭安阶仍然有可能返厦门,他有门路
也有背景,但他依然未活动调回家乡。

自然,就有人笑他“傻瓜”。

他说:“在才溪二十多年,也是一瞬间。”

他说:“人生是一个过程。”

他说:“指望孩子们有个好前途。”

郭安阶烟瘾不小,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我知道他当上供销社主任还是以工代干,为他很抱不平。

他说:“知足者常乐。”

他还诙谐地说:“我们农村人”怎样,怎样。

是的,他确实不是城市人,完完整整的一个家安在农村了。一
幢土干打垒的二层楼房建在四坊村,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是农村户